

清妙

談悟

小小

品品



小品妙選

蘇淵雷先生選編

● 小 品 妙 选 ●

清 談 小 品
妙 悟 小 品

巴蜀書社

(川)新登字008号

责任编辑：周锡光

封套设计：黎世莲

封面设计：盛寄萍

小品妙选〈共6册〉

苏渊雷 编

巴蜀书社出版发行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 毫米1/32 印张 22.75 插页6 字数360千

1992年5月第一版

1992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000册

ISBN7—80523—411—8/1·174

定价：13.30 元（1—6册）

《小品妙选》新刊简介

文中小品之名，虽取自佛经；实符合我国文论“片言警策”、无取冗长的要求。以抒情深入，叙事简洁，说理透彻，以少胜多，悦人心目为极致。远自《论》、《孟》对话，庄生寓言，韩非《储说》，《吕览》杂评，以及汉魏六朝美文，若《说苑》、《世说》、《水经注》、《伽蓝记》，下至韩、柳游记，欧、苏序跋，明人小简，都不乏隽永的代表之作。以视欧美自培根以迄欧文的论说与速写，非但略无逊色，而且更为丰富多采。

这本《小品妙选》，是苏渊雷先生于三十年代编选的，曾经风行一时，脍炙人口。甄选范围，扩大至于佛典圣经，东西译本，大小一如，应有尽有。醍醐灌顶，迥异常食。它所散发出来的色香之美，足以使人“开心写意”。对于生活节奏日快的

现代读者来说，一编在手，忙里偷闲，心灵上便可得到刹那间美的享受。

本社应读者的要求，商得编选者的同意，将此书重印出版，奉献给广大从事两个文明建设工作的人们，想来必定会有助于情智进一步的开发，并增添生活上的无穷乐趣。

巴蜀书社编辑部

一九九一年八月

自序

尝闻人虽弱苇，妙能通灵；转大法轮，居一芥子。余生好玄想，复宥于情，独处斗室，时发遐思。历物品文，每持二解，会心不远，要可言也。

夫体一分殊，无间天人；小大自如，何乖物我？摄大入小，则四大海水入于毛孔；即小窥大，则一朵野花可见天国。一叶落知天下皆秋，则远近无违矣；一燕来知阳春已至，则时序不忒矣。蔚蓝一角，不断于青天；寒碧半泓，何惭于秋水？小大殊品，空色一如，文心之妙，亦复如是。此一解也。

复次，人心妙用，情想交萦：一以抒感，一以观照，譬彼风水，迭相起灭。《楞严》称“纯想欲飞，纯情欲堕”，余意处乎飞堕之间，斯为得之。盖飞鸿远引，犹遗长音；云雀高翔，不忘尘土；物有然矣。至寄恨落花，惊心别羽，缱怀风月，故自可

人；而临川兴叹，拈花微笑，玄谈冥谛，要亦名通。情想无碍，文思始美。若必讲植物学于其母墓，如华茨华士之所嘲；恨析光学有失虹美，如济慈之所感，不亦颠乎？

夫人心好动，不能无感；欲求抒表，则艺文尚矣。然吹万不同，咸其自取；舒惨殊时，体式遂异——典谟诏告，词尚庄严；议说论辨，旨主畅达；至书简随笔，又以婉约胜矣。诗有“风”、“雅”，抒情与叙事异韵；画分南北，金碧与淡墨殊风。非仅格式乖违，固自体势不侔耳。文中之立小品，要在独抒性灵，孤心静寄，不袭窠臼，绝傍前人。亦犹诗有绝句，谢古律之典则；画标写意，避院派之拘整也。

但小品一词，义指殊宽。辞达理举，无取冗长，固亦一义；特兹所取者，在其能抒情深入，说理妙出；即小示大，于分见总；情词并茂，色香两擅；言志而不泛，载道而不迂者，始为佳耳。括此数义，则小品一词即废，而易以妙品，或溢以美文，亦无不可也。一准此旨，最选妙文，篇分类聚，略见凡例；

衰世习伪，士厌礼法，玄风大扇，清谈斯起。或诤言名理，寄情物外；或吟咏世故，暂得忘机。魏、晋间人，雅好清谈；明季文士，

时有俊语；近人周作人辈，亦多闲趣。选《清谈小品》第一。

静观万物，时得妙理，水流花放，可窥玄旨。或天开神悟，得意忘言，既圆智慧，复弘生力，入于如来妙庄严海。庄生、释氏，实为大师；章氏太炎，不愧作者。选《妙悟小品》第二。

白眼看世，若有所感，不可庄语，诙谐杂出。或言外寄讽，或笑中含泪，要在寄予同情，出以妙语。史迁称“谈言微中，亦可以解纷”。此其俊也。近人林语堂盛唱幽默，得风气之先；惟末流趋于谩骂，斯乖风旨耳。选《幽默小品》第三。

上政不臧，下民以刺，风雅寝声，变音以起。至叔季末俗，下流难返，非加重砭，未足警顽。讽刺文学，未可废也。视彼幽默，又稍异趣：一如橄榄，回味清严；一似姜桂，老而弥辣。近人鲁迅，最擅胜场。选《讽刺小品》第四。

登大坟以舒忧，抒思古之幽情，苍茫六合，感慨深矣。或闻邻笛而伤逝，或登河梁以惜别，盛年不再，世运多乖；于是激楚之音以厉，哀怨之思以深。选《感怀小品》第五。

无名有爱，是如来种；死生流转，乃生葛藤；骨肉之爱，男女之情，如机在括，不能自

已。或寄永恨，或拾塲欢；望远怀人，弥多幽思。渊明作《闲情》之赋，曼珠遗《断鸿》之记。一往情深，别有伤心者也。选《抒情小品》第六。

记物叙事，要在尽性；写生图貌，首贵传神。状人则长短增减，不爽于一分；体物则参差沃若，穷形于两字。至断指可掬，败兵之狼狽如见；析骸而爨，饥情之奇重可知。举一可以反三，此又善于叙事者也。虽为小道，要有可观。选《记叙小品》第七。

自然景物，山水为宗；月露风云，烘托斯美。自来作者，多爱邱壑。模山范水，郢、柳最佳，霞客、中郎，堪相媲美。近人纪景，亦多妙笔。观物会心，此亦一乐。选《写景小品》第八。

上选八品，良多挂漏；私心所好，略见于此。钵水泓然，投针见底；一齧之尝，或可知味。至新章立题，皆自我始，知我罪我，不遑计也。世有词好，不吝赐教，或评其詮次无序，或指其选弃失当，投文著论，百方是正，俱所祈愿。将使冰雪妙文，快读一世；会心笑语，遇之旦暮。虽非千秋之慧业，抑亦劳生之一乐也。

清 谈 小 品

一	世说新语（十一则）	刘义庆	1
二	水浒传序	施耐庵	3
三	论谈话	林语堂	5
四	闲谈	鹤见祐辅 鲁迅译	13
五	叙陈正甫会心集	袁宏道	16
六	诗草小序（四章）	谭元春	17
七	东坡小简（八则）	苏轼	21
八	随时即景就事行乐之法	李 渔	25
九	吃茶	周作人	38
一〇	谈酒	周作人	41
一一	北京的茶食	周作人	46
一二	苍蝇	周作人	47
一三	希腊的小诗	周作人	51

一 世说新语（十一则）

刘义庆

过江诸人，每至美日，辄相邀新亭，藉卉饮宴。周侯中坐而叹曰：“风景不殊，正自有山河之异！”皆相视流泪。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：“当共戮力王室，克复神州，何至作楚囚相对！”

桓公北征，经金城，见前为琅邪时种柳，皆已十围，慨然曰：“木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！”攀枝执条，泫然流泪。

简文入华林园，顾谓左右曰：“会心处，不必在远，翳然林水，便自有濠、濮间想也，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。”

谢太傅语王右军曰：“中年伤于哀乐，与亲友别，辄作数日恶。”王曰：“年在桑榆，自然至此，正赖丝竹陶写，恒恐儿辈觉，损欣乐之趣。”

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，谢悠然远想，有高世之志。王谓谢曰：“夏禹勤王，手足胼胝，文王旰食，日不暇给。今四郊多垒，宜人人自效，而虚

谈废务，浮文妨要，恐非当今所宜。”谢答曰：

“秦任商鞅，二世而亡，岂清言致患邪？”

谢太傅寒雪日内集，与儿女讲论文义，俄而雪骤，公欣然曰：“白雪纷纷何所似？”兄子胡儿曰：“撒盐空中差可拟。”兄女曰：“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”公大笑乐。即公大兄无奕女，左将军王凝之妻也。

荀中郎在京口，登北固望海云：“虽未睹三山，便自使人有凌云意。若秦、汉之君，必当褰裳濡足。”

支公好鹤，住剡东嵛山。有人遗其双鹤，少时翅长欲飞。支意惜之，乃锻其翮。鹤轩翥不复能飞，乃反顾翅，垂头视之，如有懊丧意。林曰：“既有凌霄之姿，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？”养令翮成，置使飞去。

顾长康从会稽还，人问山川之美，顾云：“千岩竞秀，万壑争流。草木蒙笼其上，若云兴霞蔚。”

王子敬曰：“从山阴道上行，山川自相映发，使人应接不暇。若秋冬之际，尤难为怀。”

司马太傅斋中夜坐，于时天月明净，都无纤翳，太傅叹以为佳。谢景重在坐，答曰：“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。”太傅因戏谢曰：“卿居心不净，

乃复强欲滓秽太清邪？”

二 水浒传序

施耐庵

人生三十而未娶，不应更娶；四十而未仕，不应更仕；五十不应为家；六十不应出游。何以言之？用违其时，事易尽也。朝日初出，苍苍凉凉，澡头面，裹巾帻，进盘飧，嚼杨木，诸事甫毕，起问可中？中已久矣！中前如此，中后可知；一日如此，三万六千日何有？以此思忧，竟何所得乐矣。每怪人言，某甲于今若干岁，夫若干者，积而有之之谓，今其岁积在何许，可取而数之否？可见已往之吾，悉已变灭。不宁如是，吾书至此句，此句以前，已疾变灭，是以可痛也。快意之事莫若友，快友之事莫若谈，其谁曰不然？然亦何曾多得？有时风寒，有时泥雨，有时卧病，有时不值，如是等时，真住牢狱矣。舍下薄田不多，多种秣米，身不能饮，吾友来需饮也。舍下门临大河，嘉树有荫，为吾友行立蹲坐处也。舍下执炊爨，理盘盂者，仅老婢四人，其余凡畜童子大小十有余人，便于驰走

迎送传接简帖也。舍下童婢稍闲，便课其缚帚织席，缚帚所以扫地，织席供吾友坐也。吾友毕来当得十有六人，然而毕来之日为少，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，大率日以六七人来为常矣。吾友来，亦不便饮酒，欲饮则饮，欲止则止，各随其心，不以酒为乐，以谈为乐也。吾友谈不及朝廷，非但安分，亦以路遥传闻为多，传闻之言无实，无实即唐丧津唾矣。亦不及人过失者，天下之人本无过失，不应吾诋诬之也。所发之言不求惊人，人亦不惊，未尝不欲人解，而人卒亦不能解者。事在性情之际，世人多忙，未曾尝闻也。吾友既皆萧淡通阔之士，其所发明，四方可遇，然而每日言毕即休，无人记录，有时亦思集成一书，用赠后人，而至今阙如者：名心既尽，其心多懒一；微言求乐，著书心苦二；身死之后，无能读人三；今年所作，明年必悔四也。是《水浒传》七十一卷则吾友散后，灯下戏墨为多，风雨甚，无人来之时半之。然而经营于心，久而成习，不必伸纸执笔然后发挥，盖薄暮篱落之下，五更卧被之中，垂首捻带睇目观物之际，皆有所遇矣。或若问，言既已未尝集为一书，云何独有此传？则岂非此传成之无名，不成无损一，心闲试弄，舒卷自若二，无贤无愚，无不能读三；文章得失，小不足悔四也。呜呼哀哉！吾生有涯，吾

乌乎知后人之读吾书者谓何，但取今日以示吾友，吾友读之而乐，斯亦足耳。且未知吾之后身读之谓何，亦未知吾之后身得读此书者乎？吾又安所用其眷念哉。东都施耐庵序。

三 论 谈 话

林语堂

提倡白话文学的人，也必提倡谈话。说话是人入会的，但是谈话便高一倍，非人人所能。因为话到有味才是谈，话而无味只是说。说话与谈话之间，大概如会议报告与文人小品之不同，或如商人函件与名士尺牍之差别。常人可与交语，而未必可与深谈，这就可见其中的区别了。人生实在苦闷，除了看好书以外，真能使心灵愉快的还是一夕话吧。或是故友谈天，或是良朋话旧，或是与夜车中偶遇的房客，土栈里宿夜的旅伴，谈狐说怪，诛贼骂奸，讨论天下兴亡之迹，都可成为人世间最完满最不能忘的一夜。自然夜间最好，白天总觉得乏味。地方倒随便，在法国女士沙龙中谈文学哲学固然不错，而坐在三脚板凳上与老农晒日黄叙“当原

初”，或是风雨之夜，篝灯如豆，与江船上船子叙述慈禧幼时之轶事，也一样有谈话之旨趣。谈话所以常叫人不能忘，就是因为一次谈话，有一次谈话之风味，时地人三者常常不同。或月明风清，庭桂芬馥，或风雨晦冥，炉火融融。或在黄鹤楼上看江景，或在小车站室候夜车，这种景况，在回忆中都成为那次谈话风味之一部了。或二三人，或五六人，或那夜老陈有点醉意，或那夜老金有点伤风，鼻音特重，这小小点缀，反成为那次谈话不能忘之遗影。人生月不常圆，花不常好，好友不常逢，这种清福，倒非神明所忌，怎可不趁时享受？

大概谈话佳者，都有一种特点，都近小品文风味。如狐怪，苍蝇，英人古怪的脾气，中西民族之不同，琉璃厂的书肆，风流的小裁缝，胜朝的遗事，香椽的供法，都可入谈话，也都可入小品文。其共同特征在于闲适二字，虽使所谈内容是忧国忧时，语重心长，但也以不离闲适为宗。人到文明了，有什么忧愤，只在笔端或唇角微微一露罢了。真有慷慨激昂的话，也只让好友几人听见而已。所以谈话是燕居自适，好友相对，旁无碍目之人之时所谈的。若以小品文与士大夫廊庙文学相比，便明瞭此中之异趣。一长篇阔论，冠冕堂皇，然其朝贵气早就令人讨厌。犹是如贵妇脂粉气太浓，叫人

不好亲近。谈话却如见淡抹素服的小家碧玉，有时头发微乱，一钮不扣，但反觉得可亲可爱。西女服装最知此中道理，有所谓Studied negligence（讲究的随便），其随便是带艺术的。如家居长服，有所谓Negligée（字义为“不管”“随他去”）便是一种罗襦半解式的服装，特别动人。小品文有时也带了“随他去服”的艺术在焉，而动人之力每在廊庙文学之上。谈话的滋味，也颇相仿。谈话最要的风度是自适，无牵无挂随兴所之而已。谈话应是遇知己，开畅胸怀，两脚高置桌上，一人斜倚窗上，又一人拿个椅垫靠在地板上，这时你手足位置都舒服了，心灵也轻松了，对面只有知心友，两旁俱无碍目人，这是谈话必要的条件。话既无所不谈，结果愈谈愈远，毫无次序，毫无收束，尽欢而散。作小品文大概也是如此，最忌是起伏收束，尤忌甲乙丙丁的分段，因为我们是来谈天，并非来商订合同。分甲乙丙丁，便不闲适不痛快。

柴积上、吕黄中谈“当原初”，固然可爱，但是文化进步了，就有所谓风雅的社交上的谈话。孟尝君珠履三千，不知那时清客幕僚所谈是怎么一回事，大概也甚热闹。这种谈话的内容，大概可以见于《列子》、《淮南》、《吕览》等书。胡适之发见《吕览》居然有“贵生论”，谈人生之艺术，这必